

參政消息

內部刊物・注意保存
第0089期・
1957年5月29日・星期三
新华通訊社編印

美官員認為台北的反美示威是有組織的

并可能有蔣幫內部的政治原因

【合众社台北27日电】美国官员今天说，台北的反美骚乱“肯定地是有组织的”，可能是由急于想和中国共产党人打交道的政治力量组织的。亚洲各地的共产党人极力利用这次骚乱来损害美国在远东的活动的信誉。马尼拉有可能发生新的反美骚乱，这使得那里的美国大使馆今天已经下令戒备。

这些美国人说，他们认为，没有任何高级政府官员和星期五的范围很广的破坏行动有任何关系，但是他们把这次完全的破坏归咎于政府没有采取行动。

美国官员对有意攻击大使馆的密码室有些怀疑。这次攻击损坏了大使馆所用的一些密码。示威者带着重工具作武器进了大使馆，于是就去对付保护密码室的沉重的铁门。当他们不能损坏它丝毫的时候，他们就开始钻通六英尺厚的水泥墙壁。这些美国官员说，如果是由于一时的愤怒而爆发起来的普通的示威者，可能会放过这里转向某些较容易攻击的目标。

美国大使兰金说，密码室被破坏将意味着要对美国的密码作某种“重新调整”。他不愿意加以详细说明。

这些美国人士说，台北的中国人可能有内部的政治方面的原因，来组织这次破坏了大使馆内部和这里的其他美国人的大楼的袭击。

他们说，任何想从蒋介石大元帅手中把政府接过去的人，可能认为这种反美的暴动和对美国财产的严重破坏，对于使美国不再支持蒋介石是很有利的。

同时，这些美国人坚持，只要美国军事人员坚守在这里，就不可能与共产党人“打交道”。

蘭金說：正在調查反美事件是否有人指導 恢復美蔣正常關係要做很多工作

【合众社台北26日电】美国大使兰金在和蒋介石会谈后告诉记者说：“在两方面都没有迹象表明有共产党人牵涉在内。情绪是很容易激动起来的……我们知道，如果宣判雷诺无罪，是会有一些情绪的——可能是示威——但是没有料到有这样的规模。”

兰金说：“我们正在调查，这是不是一场有人指导的和被人利用的示威。”

他几次指责中国人采取行动太慢。他说：“我们认为他们太慢”，但是他接着说，他并不认为“政府负责首脑”应对行动缓慢的事负责。

他说，国民党中国人花了四个小时才为大使馆提供充分的保障，但是那时已经遭到破坏了。

兰金拒绝对雷诺兹审讯案发表意见。他说，陆军当局煞费苦心地想保证有公正的审判，特别从檀香山派来了一名军官。

美国使节又说，他向蒋介石说明了“我们的立场，使他了解问题的严重性……他充分了解这一点。”他又说，蒋介石“要求我转告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国务卿杜勒斯，他深感遗憾，而且他还保证，这种事件并不表明反美的情绪，仅仅是表明对于雷诺兹案查讯的不满”。

兰金说，总统对他说，大使馆被袭击一事“将予彻底调查，肇事者将予惩办。”

大使一再强调，他认为这次骚乱“极其严重……非常恶劣。”他还说：“我希望并且相信，我们的关系将恢复正常”。但是他又说，那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和“很多的重新调整工作”。

兰金著黄褐色服装，看样子非常疲倦。他拒绝评论人们就事件爆发的可能原因进行的猜测。

在兰金返职前事件发生时代理使馆职务的代办皮契尔说，他想同外交部长叶公超通电话，但是对方说他不在办公室。皮契尔说，他在下午两点钟到外交部，告诉叶公超说，群众“很蛮横，情况不可收拾”，他要求“保护……还要求保护全岛的美国人。”

他说：“我在他的办公室的时候，大使馆工作人员打电话告诉我情况越来越乱，每次电话告诉的情况都越来越严重。我要说，只在几分钟之内。叶公超就决定需要做的唯一事情是调军队来。他马上用电话通知这样办。”

皮契尔说，那时是二点十五分。十五分钟后，群众打破了大门，进入大使馆。

【国际新闻社台北26日电】兰金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他相信已经

准备对美国和自由中国的关系重新进行某种研究，“但是我希望他们会改正并且使我们相信这是一次孤立的事件”。

兰金透露，在拜会蒋介石之前自由中国外交部长叶公超曾经问他，是否有可能对于雷诺枪杀一个中国人的罪行重新进行审讯。不过，兰金否认叶公超曾经提出这样的正式要求。

叶公超在記者招待會上發表聲明 否認反美事件有任何方面的鼓動

【中央社台北27日电】外交部叶部长27日在中外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明，全文如下：

诸位女士们，诸位先生们：据我所知，今天在座的诸位中有些是刚刚才赶到台北来报导本月24日发生的不幸事件，我深知诸位想要对这次事件作正确的报导，正如现在从事调查的中华民国政府当局一样。首先让我说明，中国政府对此一最不幸的事件深感惋惜。我们现在确知，此一事件并不是任何普遍反美情绪的表现。在最初，它只是对美国军事法庭判定雷诺上士被控枪杀中国公民刘自然为无罪而表示的一种和平的自然的抗议。因为一般人士都认为这一判决是不公正的。稍后，群众的情绪为雷诺即将离台的消息所激动，以致若干不受约束的份子得以将这—个示威行动转变为群众骚动。

我现在首先要澄清和否认一些谣言。

第一，我曾经听到有人说，某些政府机关与政治团体曾计划和指挥这次事件，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我们已经从这一个角度彻底调查过，发现并无任何政府机关或政治组织在任何方面鼓动或指挥这次事件。

其次，在英文“中国邮报”本月25日刊登的刘太太和其幼女的照片上她后面站有几个人，谣传那个站在与她最靠近的一位是武装部队的人员，当我听到这话时，我们立刻把照片放大后加以调查，我要告诉各位，我们调查的结果证明，谣言中所指的那个人乃是刘太太的亲戚，他并非武装部队的人员。

第三，又有谣传美国大使馆内的“保险柜”曾被职业专家所打开，现在美国大使馆已经告诉我，他们相信这不是事实，他们告诉我，那几个被打开的保险公文柜可能是用在大使馆内拾起的笨重物件所敲破的。

第四，还有人说，警察宪兵在当时袖手旁观，并未制止群众的行动，我们的调查和就地的观察都证明，警察与群众的人数比较之下，前者实在过少，那时他们最为关心的是避免流血，因为依主管者的意见，倘若发生流血则很可能更加激动示威的人，致使当时情况益趋恶化。其次，在正常情形之下，台北的治安与秩序良好，无需维持大量警察部队，因此，当这次事件发生时，后备的警察人员可以派赴出事地点者数目很小，等到雷诺离台的消息传出后，群众的数目立即急剧的增大，情绪突趋激昂，致使警察防止他们冲入大使馆的种种努力无法生效。

【中央社台北27日电】外交部长叶公超27日下午四时在外交部四楼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时，否认24日骚动中军警的增援部队曾因神秘的原因而稽延了到达现场的时间。叶部长坚决否认有任何“故意”的迟延。

傳馬尼拉華僑為聲援台北事件曾計劃反美示威

【合众社马尼拉27日电】这里的美国大使馆在得悉马尼拉的人数众多的华侨可能在这里举行反美示威之后，今天采取了预防措施。

在马尼拉盛传关于华侨正在计划举行示威以支持上周台北的示威事件的消息之后，大使馆采取了例行的预防措施。

这里中国大使馆一位发言人对合众社记者说，这里华侨——总数共约七万人——中的某些部分已经计划举行示威。他说，上星期六就开始计划的。

但是，这位发言人说，中国大使陈之迈已经极力劝阻举行这种示威。发言人称，结果这种示威已经取消。

最初在马尼拉流传并在中国报纸上刊载的消息说，已经计划在美国大使馆和马尼拉繁华区内的美国退伍军人机构举行示威。

今天下午，并没有迹象表明在大使馆或退伍军人协会建筑物发生过任何骚乱。

日本輿論繼續注視台北反美事件

“讀賣新聞”希望美國修改對海外駐軍的監督制度

【中央社东京27日电】台湾的骚动及其后果今天继续引起日本报纸很大的注意。

来自台北的关于三个需对星期五骚动负责的军事首脑被解除职务的消息以及来自华盛顿的关于美国国防部决定削减它在台湾的部队的消息，在各大报上大力渲染。

一家报纸刊载了从香港发出的一家外国通讯社的电讯，这则电讯说，中国共产党人正在采取行动，这种行动表示由于台北骚乱的结果，他们要以新的方式提出他们已经宣布过的通过和蒋介石大元帅的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来争取解放台湾的政策。

这则电讯说，从一切迹象来看，“由于星期五发生的台北骚动，共产党中国所计划的不止是一次猛烈的反美运动”。

(下转第二版)

(上接第一版)

“读卖新闻”的社论把台湾的“雷诺事件”和日本的“哲腊德”事件联系起来，它希望这一连串的令人遗憾的事件将导致美国对它在国外的军事人员的监督制度有彻底的革新。

这家报纸援引麦克阿瑟将军早些时候在美国国会会议上作证时所说的话说，“不管军事部队是如何的优良，在国外长期驻扎将使它丧失信誉。”

这家报纸希望美国政府当局利用这次机会弄明白：人民对这些“细小的不幸事件”的反应常常比对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功过的反应来得强烈，正是这种细小的事件常常会导致像中断外交关系那样的危机。

菲駐美大使說台北和日本南朝鮮的反美示威

起因于美国侵犯了当地的民族主权

【美联社纽约26日电】菲律宾驻美大使罗慕洛将军星期日晚上说，最近在台湾、日本和朝鲜发生的反美骚乱不是共产党煽动的。他说，这些骚乱的起因是美国侵犯了这些国家的民族主权。

罗慕洛说，“如果我们把这些骚乱归咎于共产党的煽动我们就错了。”他说，“如果说这是日益高涨的反美情绪的体现”那也是错误的。

罗慕洛在一篇准备发表的演说中说：“真象是，最近在日本、朝鲜和台湾发生的骚乱都是由于美国士兵审讯案而引起的。使居民感到激愤的与其说是美国士兵被告发的罪行，不如说是这样的事实：不让犯罪地点的当地国家的法院审讯这些被告。令人感到愤慨的是当地的民事法院被迫向美国军方低头。情况很明显，这些骚乱并不限于一个特定地区，而是蔓延于美国在远东保有军事基地的一切地方。”

他继续说：“因此我可以这样说，即使在菲律宾——我敢说，你们在什么地方都找不到比我国人民更友好、更重视美国友谊的人民，最近的菲美军事基地谈判之所以不能顺利进行，就是由于美国和菲律宾两国的小组在司法裁判权的问题上发生分歧，在日本、朝鲜和台湾发生骚乱的根本原因也正是这个问题。”

罗慕洛说，“亚洲人很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坚持不给予民政当局审讯它的士兵的司法裁判权。对我们来说，司法裁判权是我们的民族主权的一部分，尤其是对于最近获得独立的人民来说，民族主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侵犯这种权利的现象都会引起人们的愤慨。”

罗慕洛说，过去一周的事件“提醒人们：即使在最亲密的朋友中间，也必须时时刻刻互相尊重对方的权利，唯一值得保持的友谊是以平等为基础的友谊，日本人，朝鲜人和国民党中国人保卫他们的民族自尊并不能算是反美。”

台北26日情况

【中央社台北26日电】拥有七十万人口的台北市，于24日发生不幸事件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已恢复了它往常的熙攘。台北市闹区成都路等电影街的戏院门口，仍然如往常般的拥挤着星期天的观众。台北市区的商店也都全部照常营业。

在街头曾一度绝迹悬有宾字车牌的美侨车辆，26日亦已在市区出现，并有美侨携眷乘坐三轮车经过闹市，一切仍和往常一样。

奉派进驻市区的陆军部队仍在严格的执行戒严命令，市区重要街头均由全副武装的军警布岗守卫，晚间十二时后并管制全市交通，由宪警组成机动小组的武装巡逻车队整日在市区巡逻，但并未影响台北市民的安闲度假。

美国大使馆及美国新闻处26日仍由卫戍部队严密守卫中。大使馆内继续进行清理，门前已竖了一根约二丈余的竹竿，高悬着美国国旗。其余美军顾问团及美侨住宅区等地带也仍在宪警及卫戍部队保护中，平静如常。

据获全省其他地区的报道，台北近郊阳明山美侨住宅区仍在宪警维护下。台中市更为平静，三三两两的美侨眷属均安详的在菜市场购买新鲜蔬菜。治安机关亦于26日上午贴出台中市地区的戒严令，武装部队并开始在街头布岗，但市区热闹照常。南部嘉义、云林、台南三县及高雄市，亦于25日起实施戒严，并执行宵禁，各县市的治安情形均甚良好。

杀人犯雷諾在美国逍遙度假了

【国际新闻社加利福尼亚州翠菲斯空军基地27日电】在由于杀死一个中国人的案件被判无罪而引起反美骚动后携带他的妻子和孩子从台湾赶来的一个美国陆军上士，今天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某地过着隐居生活。

四十二岁的雷诺上士在星期日晚上抵达旧金山东北的翠菲斯空军基地，他由空军军官陪同，跟新闻记者不多说话。

记者问雷诺关于他把他卧室外偷看他妻子淋浴的中国人打死的事，他说：“我对发生的事感到遗憾。我只是尽保护我的家属和保护我自己的责任。”记者问他，他本人当时是否处于危险状态，他解释说：“这就是我所指的身体的危险。”

记者问这位上士，这次的骚动是否超出了对他被判无罪感到愤怒的范围，他看看陪同他的那些军官两个校官、不回答问题。

记者接着问，在他的案件以前他有没有看到中国人有反美情绪的任何迹象，他回答说：“我没有看到。他们看来是很友好的。”

他说，他有三十天假期，打算借一辆车到他的老家和他的妻子的家去。他一家人乘空军公用汽车离开翠菲斯，不愿意说他们打算今晚在那里过夜。

合众社内部通报談刘自然的身分

【合众社东京27日内部通报】纽索姆：严格地只供你参考。今天上午，这里的中国人士告诉我说，他认为，在台北被雷诺兹击毙的从窗户偷看的中国人是中国秘密机关的一个少校。我用电报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在台北的布朗，并且要求他查明这件事。我明白告诉他不要把这件事当新闻发表，除非他能够证实，并且指明来源。我已经接到布朗寄来的下面的信，现在我把它转发给你，供你参考：

“中国人说，草山一带的人知道刘是一个少校。他穿着军服。在审判以前，我在消息中说他“军官”，从来没有说明过他的军衔，在审判时，辩护律师说他是军人，人们有时叫他刘少校。刘肯定不是一个工人，我从来没有在消息中这样说他。他在国民党草山革命学校里工作。刘的表兄弟对合众社记者说，他不是军官。其它人说，他有特别军官的地位和保险单等。盛传他是隐蔽的特务。许多谣言说，他和雷诺兹进行黑市活动。但是美国人说，这从来没有得到证实过。这几点在审判时并没有提出过。布朗。”

合众社报道

台北事件中受伤美国人名單

【中央社台北26日电】据合众社26日自台北发出报道称，24日台北骚乱时，美方受伤人员正式名单如下：

新闻官卜诗右眼上方半英寸裂口，头部前方划伤，至少一条肋骨折断。来自华盛顿的信差尼西头顶割伤一英寸半，数处擦伤及打伤，头上划伤。麦尔头皮右上部及前额右上方擦伤，向后延至右耳后部，均经治疗刻在工作中。大使馆秘书武茜嘉受震动。事务官查伊莱头顶擦伤数处。秘书普拉特受震动。大使馆安全官艾克曼头后部擦伤，已缝合。

受伤的军事人员：陆战队大使馆卫兵苏顿上士，他是与上述一切人士困在大使馆内的唯一士兵，他的头前部被擦伤，缝有五针。军事顾问团的贝克西士（未悉系陆军抑为空军）左手指根被擦伤。顾问团的达伊上士嘴唇及背部擦伤。顾问团副官处的史奇特上士右肘及肩部被擦伤。

美官员宣布说，这些人员都在顾问团医院治疗。

蔣軍宣布27日我炮轟金門情况

【中央社台北27日电】金门前线炮声频传，27日晚间十时十分起，厦门匪炮又曾两次向我大小金门前线盲目发射，其中对大小担的一次在二十五分钟内即曾发射三百二十八发，我前线炮兵曾予猛烈还击。

国防部新闻室夜间十二时三十分发表厦门、青岛等地匪炮27日夜间十时十分起至十时三十五分止向我大担发射一百零六发，小担二百二十二发，共三百二十八发。十时三十分至十时五十五分，厦门匪炮又曾向我大金门发射三十五发，经我前线炮兵猛烈还击，予以制压后，匪炮始告沉寂。

按：厦门匪炮27日曾连续向我大小金门作五次盲射，第一次是上午十时五十五分至十一时十五分，第二次是上午十二时至十二时三十分，第三次是夜间八时四十分至九时，第四次是夜间十时十分至十时三十五分，第五次是夜间十时三十分至十时五十五分，先后五次盲射共达六百十四发，为5月10日以后匪炮向我大小金门前线盲射最多的一天。

【中央社金门27日下午十一时三十分电】今晚十时十分起，厦门等地匪炮又向我大小金门盲射，经我炮猛烈反击，引起场近四十分钟的激烈炮战。起初匪炮先向我大小金门射击，继向我大金门西部地区盲射，一时金厦间火光闪耀，炮声紧密，隆隆而响，晚十时五十分炮声稍停，但远地偶而仍传来疏落炮声。

【中央社台北27日电】厦门匪炮27日上午曾两度向我小金门发射共二百四十三发，据国防部消息：27日上午十时五十五分至十一时十五分厦门匪炮向我小金门发射六十二发，十二时二十二分至十二时三十分厦门匪炮又向小金门发射一百八十一发，我无损失。

【中央社台北27日电】国防部消息：27日晚八时四十分至九时厦门匪炮又曾向我大金门射击八发。

【中央社台北25日电】国防部消息：24日夜九时三十分至十时十分，大嶝高刘匪炮曾向我大金门发射二十四发，向小金门发射二十五发，共四十九发，我无损失。

巴黎“对华禁运委员会”再次开会

劳埃德说要力争放宽禁运

【路透社巴黎27日电】十五国西方盟国“中国委员会”的代表团团长今天在这里开会，企图打破关于对华贸易禁运问题的会谈中的僵局。

这些会谈现在正处于决定性的阶段。今天的会议是上星期四决定召开的，会议目的是为了要在各代表团团长在上星期两次会议中未能就可能放宽对华贸易禁运问题达成协议之后，避免最后的破裂。

接近秘密会议的人士说，英国似乎最坚决地主张放宽盟国对共产党中国进行贸易的管制。

这些人士说，法国和日本，到目前为止一直是放宽管制的强烈支持者，它们受到美国的沉重的压力，要它们改变态度。据说这两个国家对于从美国得到财政援助都很感兴趣。

一位法国人士今天说，达成一个令人满意的折衷办法的机会，将取决于代表们在周末同他们政府进行磋商以后可能得到的新的指示。

这里的观察家们说，在今天未能达成折衷解决办法不一定意味着中国贸易委员会瓦解。他们说，可能的情况是英国和它的大多数盟国或许会决定把控制作某种程度的放宽，而让美国“单独”去实行比较严格的控制，但是这两种控制形式可能继续通过“中国委员会”来执行。

一位法国人士今晚说，在今天的“中国委员会”会议上没有取得折衷，但是小组委员会将在本周内，可能在星期三再开会。这意味着会谈并没有最后破裂。

【路透社伦敦27日电】外交大臣劳埃德今天在下院说，英国将在现在正在巴黎举行的会议上竭力争取就放宽向中国出口的限制达成协议。

史塔生在裁军小组委员会上表示

美国愿同苏联就局部裁军达成协议

【美联社伦敦27日电】史塔生星期一在联合国小组委员会会议上说，美国愿意就局部裁军协定的条款同俄国妥协。

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裁军问题私人顾问又说，美国了解，关于应该在那些问题上妥协，仍然有许多难题需要解决。

但是他说，美国目前正在“认真地”寻求一项稳妥而有保证的计划，使一切国家都可以接受。

苏联代表佐林说，虽然他不知道美国计划的内容如何，但是他对史塔生所提出的要采取认真态度的那种保证表示欢迎。佐林小组委员会保证，俄国也要同样认真地采取行动。

虽然美国计划的详细内容还没有透露，但是有消息说它主张削减军事费用10%到15%，有限度地裁减人力和武器，实行有限度的空中视察，并且缔结协定，规定只有目前已经拥有原子武器和原子核武器的国家（美、俄、英）才可以拥有这种武器。

【合众社伦敦26日电】外交官员们认为，一项折衷的局部性裁军方案将包括下列各点（但是这一推测未经官方证实）：

（1）一等到英国目前在圣诞岛上的一系列试验和美国的一系列试验结束以后，就立即限制核试验，限制的范围几乎达到停止的地步。

（2）大家同意召开核科学家的会议，来研究出实施禁止核武器生产的办法问题；这一会议大约要在今年初秋举行。

（3）迅速建立艾森豪威尔总统于1955年所建议的“开放天空”的空中视察制度，首先在苏联、美国以及可能还有加拿大的试验性地区内付诸实施。

（4）首先把美国和苏联的现役军事人员削减到各两百五十万名，如果没有其他障碍的话，在第二阶段削减到大约两百万名。

（5）对一部分能投掷氢弹的轰炸机和潜水艇之类其他的大型现代军事设备实行强制“储藏”。

（6）现在还没有氢弹和原子弹的大国（例如法国和西德等国家）正式宣布放弃制造这些炸弹的权利。法国已经在会议上说过，如果较大的国家同意停止生产的话，法国也将宣布不制造核武器。

普利文又想由摩勒在扩大旧政府基础上重新组阁

【路透社巴黎27日电】设法解决法国政治危机的准激进派政治家普利文，今天会见了即将下台的社会党总理摩勒，据信他曾经请求摩勒组成一个扩大的旧联合政府而重新上台。

可是到现在为止所有一切迹象表明，摩勒坚决要辞职。在就摩勒的新税立法进行表决时投票推翻摩勒的保守派也没有改变主张。

【合众社巴黎27日电】摩勒今天显得像是最可能重新继任受危机折磨的法国的总理的一位人物。政治观察家说，大多数政党不是赞成这位戴眼镜的社会党领袖复职，就是只好认为这是摆脱目前危机的唯一出路。

在下星期三以前不大可能得到解决，因为社会党制订政策的全国委员会大概会在星期六以前不会开会。社会党人现在的情绪很消沉，因为他们认为这次危机毫无道理。

一位社会党发言人在和普利文磋商后说：“我们想知道那些触发这次危机的人们的意图”。“那些触发这次危机的人们”是极端保守的独立党人和农民党人。摩勒只是由于他们对他的支持才能执政，而当他们不支持的时候就垮台了。

1956年联合国人口统计年鉴估计

世界人口有27亿多 每年约增加4,300万人

【合众社联合国26日电】联合国今天报告说，世界人口以每分钟八十三人、或者是每小时五千左右的速度在增加着。

据1956年联合国人口统计年鉴的估计，世界人口是二十七亿七千七百万。世界人口每年大约增加四千三百万人。

按照目前增加的速度，到本世纪末世界人口将增加一倍。

这本年鉴估计，1955年中人口的总数是二十六亿九千一百万。1957年人口的数字是根据每年增加1.6%的水平计算出来的。

全世界一半以上（55%）的人居住在亚洲。据估计1955年亚洲人口是十四亿八千一百万。亚洲人口正以一年二千四百万人的速度增加着。

美洲的人口正以每年七百万人的速度增加着，非洲每年增加四百万，欧洲增加三百万，俄国增加三百万。

共产党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国家；其次是印度，三亿八千一百万人；第三是俄国，二亿人；第四是美国，一亿六千八百万人；第五是日本，九千万人；第六是巴基斯坦，八千三百万人；第七是印度尼西亚，八千二百万人。

联合国的专家们估计1955年世界的出生率是每一千人生三十四个孩子，死亡率是千分之十八。



移植新的牙齿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伯西斯达城海军医学研究所进行的实验，提出了也许是遥远的将来才能实现的一种可能：科学要设法把新的牙齿装在牙床骨头上以代替老的牙齿，而装上以后要完全像天生的原来牙齿一样。

洛西和博因两位医生在实验中表明，“外来的”骨髓微粒是可以装在（北印度种的）恒河猴子的牙孔里的，不会引起“外来物质”的化学反应。现在要把一部分物质从一个活的机体随便移植到另一个活的机体中去，阻碍就是这种化学反应。

以前曾经证明，对狗的长骨来说，“无机骨”的理由是正确的。由于人体的化学组织并不比猴子和狗的化学组织对“外来物质”的排斥性要小一些，据推测，“无机的”移植可以“适用于”人体。（合众社）

治疗疟疾的新药

墨西哥卫生与福利部长普里埃托说，墨西哥的医生已经发明了一种医治疟疾的新药，据说只要服用两三次这种药就能治愈疟疾。

普里埃托说，这种药的效果是“神奇的”，只要服用三片“就能完全治愈疟疾患者”。这种新药已经在墨西哥的实验室里制造，并且将立即开始让“全国各地的大约四十万病人”服用。普里埃托说，这种新药的主要成分是Pivimethamue和Primogitne。（合众社）

墨西哥准备把“帕吕梅克斯”（Palumex）的制法告知提出要求的国家。墨西哥专家去年年底以来在疟疾流行的墨西哥南部各州作了试验，证明这种新药品对不论哪一种疟疾都十分有效，因为用这种药品治疗的二二〇个病人都根本痊愈了。墨西哥的各实验室目前每天生产“帕吕梅克斯”十万片。（法新社）

治疗风湿症的新发现

英国帝国风湿症委员会主席柯普曼医生在该委员会在伦敦所发表的年度报告结论中说，在防止风湿症的斗争中取得了非凡的革命的发展。

他说，医学研究工作者的发现关系到人体内的肌肉和围绕它们的分泌液。直到最近，人们还一直认为，肌肉是具有差不多同样性质的纤维束，而现在发现，它们是由许多各种不同的纤维组成的。他说：“这种性质的根本性发现的意义是巨大的。”

柯普曼医生问：“这种物质在保持我们的肌肉情形良好中起什么作用？如果那种物质过多或不足时，肌肉受到什么影响？热、冷和其他因素对这种物质有什么样的影响？”

他又说，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在治疗风湿病方面起一种重要的作用。“只要能加强研究，那末我们相信，是能够发现更有效的风湿症治疗方法的，这样，就可以减轻千万人的痛苦和减少残废了。”（路透社）

治疗痢疾的“唾液普罗丁”

一种据说对治疗各种痢疾具有极大功效的由人类唾液提炼的获尔蒙药品，可望于短期内在日本从事大量制造。这种新药叫做“唾液普罗丁”，是由多藤教授为首的一群东京大学药学家所发明的。

关于这种新药的临床实验已经证明不但没有副作用，而且用较普罗丁少量药足以治愈多种痢疾。据说，生产普罗丁价值极高，足供五次注射的药量即须由一头牛身上的腮腺取得。新药则可较易地经由化学过程而生产。

药学家们在研究大量制造这种新药时，曾由中小学学生及老年人的家中收取大量人类唾液。

铁托谈南斯拉夫对外政策

再次重申努力改善南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南斯拉夫通讯社果斯蒂伐尔(马其顿)27日电】铁托总统今天在马其顿一个水电站发电典礼上发表演说时强调指出,我们希望同一切国家合作,我们希望看到军备竞赛结束,并且为了拯救人类,不应当用原子武器来互相消灭。

铁托指出,如果不需要维持这样大的一支军队,不需要花那么多的钱在军备上,南斯拉夫就能够花更多的钱来提高生活水平,并且在建设国家方面取得更快的进步。这也适用于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因为它们也都因此而忍受很大的痛苦。因此,什么东西在驱使一些人把这样一副重担加在这些国家的身上是不理解的。这个问题的不可理解必定使有常识的人甚至会这样说,不幸得很,世界上只关心这些事情而在这一方面甚至今天也表现出惊人的无知的人还为数不少。

铁托强调指出,共处对于人类生存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如果人们拒绝和平合作而只热中于较量谁强谁弱,那末今天他们还剩下什么呢。只剩下自己毁灭。

铁托谈到南斯拉夫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时说,它的作用是巨大的,这是由于它的道义原则和实践以及由于它热爱独立和为独立进行的斗争获得的威望。尊严的立场和为和平而进行的坚持不懈的斗争形成的。铁托说,我国人民已经获得了全世界的信任,因此,他们的工作也得到了信任。

铁托接着说,为了各国之间的共处,为了所有国家人民之间的合作,为了南斯拉夫和愿意在平等的条件下合作的其他国家进行合作,我们一直进行了许多年的斗争。当我们谈到国际合作时,我们的意思是说,我们尊重每一个民族的积极愿望,我们尊重每一个民族,我们尊重也愿意尊重我们,并且不是口口声声要给我们一个教训或束缚我们的自由和独立工作的民族。今天我们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很好,而我们同东方国家的关系是越来越好了。铁托说,如果有时候发生某些误会,你们也不必惊异。我们一直是很有耐心的,现在我们也能够而且必须有耐心。当人们开始了解我们,同时也开始了解我们的思想的时候,他们对我们的看法和了解就会不同了,这是事实。因为,在国与国之间,这种思想上的不同也能形成错误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可能导致严重的相互冲突。因此,我们要求人们到我们国家来,看看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在做什么和我们希望的是什么。

谈到南斯拉夫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时,铁托说,这些国家是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种跟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同的制度。铁托说,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说,整个战后期间,一直到今天,我们并没有遭到那方面威胁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任何特别的困难。诚然,这些国家的一部分宣传仍旧在攻击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我们,但是这并不能使我们脱离在那些共同感到兴趣的问题上合作的道路。我们的对外政策和我们要取得协议和合作的愿望迄今已经收到效果。同那些国家,同美国、英国和法国以及同西方的其他国家,我们有良好的关系。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按照这个方向继续下去呢?我们能够继续下去,而东方谁也不应当因为这一点而表示反对。

谈到跟苏联和其他东方国家关系的正常化,铁托追溯说,这些关系曾经突然开始改善和变得友好了。但是,在匈牙利发生了颇为困难的局势,也可以说是发生了浩劫,这样关系就恶化了。铁托说,我们对这样事件有我们自己的态度,而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态度。但是是不是由于我们在匈牙利事件上没有一致看法因而必须彼此分手而且不保持友好关系呢?并不如此。当情况恶化而再次开始转向他们在1948年采取的方向时,某些东方国家,特别是苏联目前的领导人认识到这是不好的,这种情况就停止了,我们衷心欢迎这一点,我们甚至在采取主动;我们正在改善我们的关系,谋求使我们结合在一起的为我们所共有的东西。因为有许多共同的东西。他们在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在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对他们的方法中认为是积极的和可用的东西,我们就衷心地和高兴地采纳。反之亦然。我们将始终很高兴地公开他们认为我们方法中好的东西。我们没有理由争吵,而应当谋求使我们连系在一起的越来越多的因素,并且尽力逐步消除使我们分离的因素。

铁托说,俗语说,时间是最好的药剂,实践是理论的最好的证明,因为实践能够最好地证实某种东西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

铁托着重指出,南斯拉夫不希望和西方有敌对的关系,它也不希望和东方发生争吵。他说,在西方,他们不应该因为我们希望和东方有良好关系而反对,因为我们是同样的目的,即社会主义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问题,跟苏联争论,或是让我们说,跟其他东方国家争论,说它们不会建成社会主义,那是可笑的。相反地,我们看到它们正在寻求达到这个目标的办法,他们正在为寻求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而奋斗。总之,它们将走哪一条道路是它们的事情而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的事情应该是,如果它们成功了,那就为之高兴,正像反过来也应该如此一样。因此,我们之间没有理由发生冲突。

铁托追述了苏联领袖在1955年前来贝尔格莱德的事,当时,他们抱着乐观的心情,认为一切问题都会一下子消失,最深切的友谊就会随之而来。铁托追述说,我们说,我们对按照这个方向发展的速度有相当的怀疑,并且认为必须经过一段时期,因为南斯拉夫人民的心在1948年遭受了沉重的创伤。这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因为这不仅仅是有关我和我们几位领袖,而是我们全体人民。由于事情现在正在逐渐朝着改善关系方面发展,所以有可

能最迅速地获得最好的结果。铁托接着说,我们是一个成熟的民族,我们所经受的考验甚至连外国人也能够相信我们的这种话:我们能够对事情加以估计,我们能够自己断定我们认为什么东西对我们是最好的和对其他国家也是有利的。

谈到一些国内问题时,铁托总统追述说,南斯拉夫现在已经是先进的工业国家之一,不久将成为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之一。

铁托接着谈到南斯拉夫同外国宣传作斗争。他强调说,我们总是多谈我们的困难和弱点,少谈我们的成就,因为我们希望尽可能容易地和尽快地克服它们。可是在国外借以降低我们国内的社会制度,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也正是这些弱点。在国外有些人不知道怎样或不愿看一下,我们是白手起家的。

铁托接着说,有些人,在批评南斯拉夫的时候,并不是抱有恶意而批评的,而是出于宣传和报纸所造成的无知。他说,一旦他们到这里来,在我国走一趟后,他们简直无法形容他们的惊讶和我们在这样短的时间中取得的成就。因此,我们邀请所有善意的人到我国来,如果他希望的话,看看我国人民在做些什么,他们已经创造了些什么。

【路透社贝尔格莱德27日电】铁托总统今天说,南斯拉夫同共产党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好了”。这位南斯拉夫首脑的讲话是他在四天内发表的第二篇讲话,它们表明苏联已经停止了反南斯拉夫运动,同时关系现在正在改进。

铁托在马其顿马佛罗伏(离同阿尔巴尼亚的边境只有12英里)讲话的时候说,现在改进同东方国家关系的前景“要比几个月以前光明得多”,并且可以怀着“巨大的希望”迎接将来。

铁托总统的演说被认为是对他在周末所接到的莫斯科和其他共产党首都来的热诚贺电一个及时的答谢,观察家认为他对东方集团的口气是异常和解的。

观察家说,南斯拉夫人现在像是要尽一切努力来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又说贝尔格莱德政府现在像是要小心处理它同西方的关系,以便不触怒莫斯科。虽然并没有倾向认为铁托—赫鲁晓夫级的会谈迫在眉睫,可是人们认为,举行苏南高级会谈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观察家说,为了发表公开的谈话作准备,在过去几天中,显然早就在举行低级会谈了。

虽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有着改善的充分希望,可是还仍面对一个决定性的阶段,重大理论分歧的讨论现在仍使苏联和南斯拉夫共产党分离,这种分歧主要存在于莫斯科指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这样的问题上。

最近,就在上星期,东方共产党集团的报刊还登载了对南斯拉夫意识形态的继续不断的批评。

波兰“世界”周刊批评教会在学校中的活动

无神论者和自由思想者协会宣布活动的主要宗旨

【美联社华沙23日电】波兰共产党人在加紧指责罗马天主教偏狭。他们在作这些指责的同时还埋怨党的反宗教宣传作得不够。

波兰绝大部分人都是罗马天主教徒。尤其在乡村,教会有着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经过了斯大林主义者的多年镇压后仍然健在。现在许多共产党人害怕他们在敌对思想斗争中正在失败。

所抨击的主要点是教会在学校里的活动。从去年开始在学校里恢复了宗教课作为一门选修课。共产党人说,信天主教的父母在使用讹诈甚至武力来迫使不信天主教人子女上宗教课。

“世界”周刊说,“不管我们是否喜欢,我们在思想上处理守势。党员,甚至党的领导干部经常送他们的子女去上宗教课。”

它指责做父母和教士对不上教堂去的教员施加压力。它说,在某些情况下,共产党国家当局甚至对这些压力屈服并解雇不住教的教员。

这篇文章说,有时,偏狭导致“犯罪的过度行为”。它指责说,在波兹南,有一群青年把一个小孩扔在火车的轨道上,因为他拒绝听讲。火车及时地停了下来。它又说:“人们可以反对在学校里开宗教课——我们自己就是这样做的。可是人们必须认识到,有很大一部份父母准备对宣教事业保卫到底。”

教会负责人说,学校里恢复宣教的工作大体上进行得很顺利,并且说他们对此感到很满意。

【波兰通讯社华沙23日电】无神论者和自由思想者全国总协会中央委员会23日在华沙开会,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出版活动计划。

该协会中央委员会上次会议通过一项关于思想意识的宣言说:“我们是理性和人道主义运动的后起者和继承者。这个运动几世纪以来在落后、迷信和教条主义的环境中为自己开辟了道路。”

宣言接着说,它希望追随世界和波兰自由思想的最优秀的传统信念——这些传统信念同在全世界实现人道主义理想的斗争、同解放全人类的斗争是紧密相连的。我们反对一切阻碍科学发展的桎梏,反对人类求知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我们正为思想自由、为创造容忍的气氛、为高水平的和深刻的世界观的讨论而奋斗。我们反对一切狂热主义。

铁托谈南斯拉夫对外政策

再次重申努力改善南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南斯拉夫通讯社果斯蒂伐尔(马其顿)27日电】铁托总统今天在马其顿一个水电站发电典礼上发表演说时强调指出,我们希望同一切国家合作,我们希望看到军备竞赛结束,并且为了拯救人类,不应当用原子武器来互相消灭。

铁托指出,如果不需要维持这样大的一支军队,不需要花那么多的钱在军备上,南斯拉夫就能够花更多的钱来提高生活水平,并且在建设国家方面取得更快的进步。这也适用于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因为它们也都因此而忍受很大的痛苦。因此,什么东西在驱使一些人把这样一副重担加在这些国家的身上是不可理解的。这个问题的不可理解必定使有常识的人甚至会这样说,不幸得很,世界上只关心这些事情而在这一方面甚至今天也表现出惊人的无知的人还为数不少。

铁托强调指出,共处对于人类生存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如果人们拒绝和平合作而只热中于较量谁强谁弱,那末今天他们还剩下什么呢。只剩下自己毁灭。

铁托谈到南斯拉夫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时说,它的作用是巨大的,这是由于它的道义原则和实践以及由于它热爱独立和为独立进行的斗争获得的威望。尊严的立场和为和平而进行的坚持不懈的斗争形成的。铁托说,我国人民已经获得了全世界的信任,因此,他们的工作也得到了信任。

铁托接着说,为了各国之间的共处,为了所有国家人民之间的合作,为了南斯拉夫和愿意在平等的条件下合作的其他国家进行合作,我们一直进行了许多年的斗争。当我们谈到国际合作时,我们的意思是说,我们尊重每一个民族的积极愿望,我们尊重每一个民族,我们尊重也愿意尊重我们,并且不是口口声声要给我们一个教训或束缚我们的自由和独立工作的民族。今天我们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很好,而我们同东方国家的关系是越来越好了。铁托说,如果有时候发生某些误会,你们也不必惊异。我们一直是很有耐心的,现在我们也能够而且必须有耐心。当人们开始了解我们,同时也开始了解我们的思想的时候,他们对我们的看法和了解就会不同了,这是事实。因为,在国与国之间,这种思想上的不同也能形成错误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可能导致严重的相互冲突。因此,我们要求人们到我们国家来,看看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在做什么和我们希望的是什么。

谈到南斯拉夫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时,铁托说,这些国家是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种跟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同的制度。铁托说,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说,整个战后期间,一直到今天,我们并没有遭到那方面威胁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任何特别的困难。诚然,这些国家的一部分宣传仍旧在攻击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我们,但是这并不能使我们脱离在那些共同感到兴趣的问题上合作的道路。我们的对外政策和我们要取得协议和合作的愿望迄今已经收到效果。同那些国家,同美国、英国和法国以及同西方的其他国家,我们有良好的关系。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按照这个方向继续下去呢?我们能够继续下去,而东方谁也不应当因为这一点而表示反对。

谈到跟苏联和其他东方国家关系的正常化,铁托追溯说,这些关系曾经突然开始改善和变得友好了。但是,在匈牙利发生了颇为困难的局势,也可以说是发生了浩劫,这样关系就恶化了。铁托说,我们对这样事件有我们自己的态度,而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态度。但是是不是由于我们在匈牙利事件上没有一致看法因而必须彼此分手而且不保持友好关系呢?并不如此。当情况恶化而再次开始转向他们在1948年采取的方向时,某些东方国家,特别是苏联目前的领导人认识到这是不好的,这种情况就停止了,我们衷心欢迎这一点,我们甚至在采取主动;我们正在改善我们的关系,谋求使我们结合在一起的为我们所共有的东西。因为我们有许多共同的东西。他们在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在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对他们的方法中认为是积极的和可用的东西,我们就衷心地和高兴地采纳。反之亦然。我们将始终很高兴地公开他们认为我们方法中好的东西。我们没有理由争吵,而应当谋求使我们连系在一起的越来越多的因素,并且尽力逐步消除使我们分离的因素。

铁托说,俗语说,时间是最好的药剂,实践是理论的最好的证明,因为实践能够最好地证实某种东西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

铁托着重指出,南斯拉夫不希望和西方有敌对的关系,它也不希望和东方发生争吵。他说,在西方,他们不应该因为我们希望和东方有良好关系而反对,因为我们是同样的目的,即社会主义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问题,跟苏联争论,或是让我们说,跟其他东方国家争论,说它们不会建成社会主义,那是可笑的。相反地,我们看到它们正在寻求达到这个目标的办法,他们正在为寻求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而奋斗。总之,它们将走哪一条道路是它们的事情而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的事情应该是,如果它们成功了,那就为之高兴,正像反过来也应该如此一样。因此,我们之间没有理由发生冲突。

铁托追述了苏联领袖在1955年前来贝尔格莱德的事,当时,他们抱着乐观的心情,认为一切问题都会一下子消失,最深切的友谊就会随之而来。铁托追述说,我们说,我们对按照这个方向发展的速度有相当的怀疑,并且认为必须经过一段时期,因为南斯拉夫人民的心在1948年遭受了沉重的创伤。这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因为这不仅仅是有关我和我们几位领袖,而是我们全体人民。由于事情现在正在逐渐朝着改善关系方面发展,所以有可

能最迅速地获得最好的结果。铁托接着说,我们是一个成熟的民族,我们所经受的考验甚至连外国人也能够相信我们的这种话:我们能够对事情加以估计,我们能够自己断定我们认为什么东西对我们是最好的和对其他国家也是有利的。

谈到一些国内问题时,铁托总统追述说,南斯拉夫现在已经是先进的工业国家之一,不久将成为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之一。

铁托接着谈到南斯拉夫同外国宣传作斗争。他强调说,我们总是多谈我们的困难和弱点,少谈我们的成就,因为我们希望尽可能容易地和尽快地克服它们。可是在国外借以降低我们国内的社会制度,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也正是这些弱点。在国外有些人不知道怎样或不愿看一下,我们是白手起家的。

铁托接着说,有些人,在批评南斯拉夫的时候,并不是抱有恶意而批评的,而是出于宣传和报纸所造成的无知。他说,一旦他们到这里来,在我国走一趟后,他们简直无法形容他们的惊讶和我们在这样短的时间中取得的成就。因此,我们邀请所有善意的人到我国来,如果他希望的话,看看我国人民在做些什么,他们已经创造了些什么。

【路透社贝尔格莱德27日电】铁托总统今天说,南斯拉夫同共产党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好了”。这位南斯拉夫首脑的讲话是他在四天内发表的第二篇讲话,它们表明苏联已经停止了反南斯拉夫运动,同时关系现在正在改进。

铁托在马其顿马佛罗伏(离同阿尔巴尼亚的边境只有12英里)讲话的时候说,现在改进同东方国家关系的前景“要比几个月以前光明得多”,并且可以怀着“巨大的希望”迎接将来。

铁托总统的演说被认为是对他在周末所接到的莫斯科和其他共产党首都来的热诚贺电一个及时的答谢,观察家认为他对东方集团的口气是异常和解的。

观察家说,南斯拉夫人现在像是要尽一切努力来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又说贝尔格莱德政府现在像是要小心处理它同西方的关系,以便不触怒莫斯科。虽然并没有倾向认为铁托—赫鲁晓夫级的会谈迫在眉睫,可是人们认为,举行苏南高级会谈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观察家说,为了发表公开的谈话作准备,在过去几天中,显然早就在举行低级会谈了。

虽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有着改善的充分希望,可是还仍面对一个决定性的阶段,重大理论分歧的讨论现在仍使苏联和南斯拉夫共产党分离,这种分歧主要存在于莫斯科指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这样的问题上。

最近,就在上星期,东方共产党集团的报刊还登载了对南斯拉夫意识形态的继续不断的批评。

波兰“世界”周刊批评教会在学校中的活动

无神论者和自由思想者协会宣布活动的主要宗旨

【美联社华沙23日电】波兰共产党人在加紧指责罗马天主教偏狭。他们在作这些指责的同时还埋怨党的反宗教宣传作得不够。

波兰绝大部分人都是罗马天主教徒。尤其在乡村,教会有着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经过了斯大林主义者的多年镇压后仍然健在。现在许多共产党人害怕他们在敌对思想斗争中正在失败。

所抨击的主要点是教会在学校里的活动。从去年开始在学校里恢复了宗教课作为一门选修课。共产党人说,信天主教的父母在使用讹诈甚至武力来迫使不信天主教人子女上宗教课。

“世界”周刊说,“不管我们是否喜欢,我们在思想上处理守势。党员,甚至党的领导干部经常送他们的子女去上宗教课。”

它指责做父母和教士对不上教堂去的教员施加压力。它说,在某些情况下,共产党国家当局甚至对这些压力屈服并解雇不住教的教员。

这篇文章说,有时,偏狭导致“犯罪的过度行为”。它指责说,在波兹南,有一群青年把一个小孩扔在火车的轨道上,因为他拒绝听讲。火车及时地停了下来。它又说:“人们可以反对在学校里开宗教课——我们自己就是这样做的。可是人们必须认识到,有很大一部份父母准备对宣教事业保卫到底。”

教会负责人说,学校里恢复宣教的工作大体上进行得很顺利,并且说他们对此感到很满意。

【波兰通讯社华沙23日电】无神论者和自由思想者全国总协会中央委员会23日在华沙开会,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出版活动计划。

该协会中央委员会上次会议通过一项关于思想意识的宣言说:“我们是理性和人道主义运动的后起者和继承者。这个运动几世纪以来在落后、迷信和教条主义的环境中为自己开辟了道路。”

宣言接着说,它希望追随世界和波兰自由思想的最优秀的传统信念——这些传统信念同在全世界实现人道主义理想的斗争、同解放全人类的斗争是紧密相连的。我们反对一切阻碍科学发展的桎梏,反对人类求知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我们正为思想自由、为创造容忍的气氛、为高水平的和深刻的世界观的讨论而奋斗。我们反对一切狂热主义。